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都是幻 第九回 寫真幻 狼夫婦各自起愚情

鴛鴦本是同林鳥，止合雙飛雙睡好。為甚各飛忙，無端風雨狂。兩情一樣錯，一樣情偏著。何須恨夜長，仔細好思量。 — 一右調《菩薩蠻》

且說池苑花，貼壁鄰家，有一個老婆子。姓利，生下一男一女，男名喚青錢，年紀二十餘歲，形容似女子，態度似書生，向來出外做些生意，極孝順母親的。女名喚垂楊，年方十七，姿容美麗，與公子山鳴遠為妾。公子每欲接回家去，爭奈鳴遠之妻海氏，名喚月珠。論容貌不及平常，若論他的性格，悍也悍不去了，妒也妒不去了。丈夫若提起娶妾二字，定要吵鬧三日三夜，也還不止，還要假病假死。山鳴遠見妻不美，又性格悍妒，自己又性格狂淫，專意去耽花逐柳，故此月珠也懷二心。

正是：

嫁人莫嫁嬌公子，娶妾風流私婢奴。

奴今也學乖伶俐，連日忙尋小丈夫。

且說山鳴遠，新年沒興，踱到利家來，與垂楊取樂。一竟登樓，見垂楊理妝正忙。山鳴遠笑道：「娘子濃妝，要誰歡喜？」垂楊道：「要山爺歡喜。」山鳴遠道：「我最喜的，是鬢亂釵橫。」談笑之間，利婆子把過年殘肴，忙忙整了一桌便酒，送上房中。垂楊斟酒，二人飲了片時。忽然聽見笙簧簫鼓之韻，悠悠往入耳來。又聽見吹彈歌唱之音，微微的送過牆來。二人聽了半晌，山鳴遠道：「這間壁可有人家麼？」垂楊道：「這間壁是當初池天官的冷園，雖然有一公子，窮苦不過，向來並無動靜。如今不知怎麼，常有吹唱之音。」山鳴遠將樓牆細看，並無一縫。仰面見屋樑高處，略有一隙。一面看，一面說道：

「可拿梯子來，待我上去張看。」利婆子就拿上一張小竹梯來。

山鳴遠輕輕走上去，將縫子挖大些，對縫中一張，只見間壁樓上，有許多絕色婦人玩耍。有品簫的，有踏歌的，有奏音樂的。

山鳴遠見了，不覺伸出舌來，心中暗稱奇怪。就走落梯來，喚垂楊上去一張。那垂楊見了，也吃一驚。張了半晌，又換山鳴遠上去，張了半時。聽見那邊樓下有步履之聲，開門登樓。門響一聲，只見這許多美人，都跑散到壁間畫軸上去了。但見有一個後生，走上樓來，認得是去年在景星雲店中賣畫的池公子。

看他向各美人圖，作了兩揖，就忙忙去掛起帳子。向牀前也作了兩揖。山鳴遠見他向牀作揖，又擦擦眼睛，張到牀上。看見十女爭夫圖，不覺又伸出舌來。走落竹梯，又換垂楊上去，叫垂楊看牀上的十女圖。垂楊上去，果然一眼張到牀中，竟看見了。垂楊走下梯來，山鳴遠計議道：「此人去冬，有許多好畫，在畫工舖中展看。我曾奪他四幅，如今新年掛在兩旁，人人稱賞。不料他還有這樣奇畫，深藏在家。他原是欽賊罪人之子，畢竟要尋些事故，弄他這些畫來才妙。」垂楊道：「這事不難，山爺用一個帖子，送到府縣官，說府中失去美人圖十餘軸，叫捕人到他樓上一搜，都到手了。然後加他盜畫的罪，究他欽賊的根，也是極易的事體。」說到此處，只見一個小使，急急跑上樓來，氣喘吁吁報導：「大奶奶來了。」山鳴遠吃驚道：

「那個奴才去通風的？」小使回言道：「不知。」「那個」未曾說完，只見月珠已到面前。一把扯住道：「我也是京營都督的小姐，識字通文，能棋善書，滿房紅綠，滿牀蘭麝，有何辜負了你，你進門就愁眉蹙額，短歎長吁，情願到這個破落風吹的樓上來。」垂楊看見丫鬟手中拿著一條麻繩，勢頭不好。欲設計脫身，就賣一個乖道：「奶奶請坐，我去拿茶來。」往外欲走。只見月珠就丟了山鳴遠，來扭定了垂楊，掌了兩個嘴。罵道：「賊婆娘，把我房中金珠釵釧，都騙了過來。我如今弔到府中，活活打死你這小婆娘。丫鬟們，快與我弔了回去。」只見四個大腳丫頭，一齊動手，把垂楊上了麻繩扯著。那山鳴遠，自放手時，早已溜去了。利婆子對月珠跪了，只是連連叩頭，聲聲叫個奶奶饒命。月珠冷笑道：「有你這老賤婆無恥，開了眼睛，看他們做這勾當。看你老了，且活活饒你。」罵得氣平，且坐落在牀邊。只見外面有人幫襯，已送茶到了。月珠罵得喉乾，見了茶，覺得可口，便將手取盅吃茶。一面吃，一面看那竹梯布在牆邊。就仰面看時，見上面高處有一隙光，心中想道：

「此處為何有竹梯放著？想必間壁還有婆娘，這烏龜在此做張生跳牆的故事，也不可不知。」一面想，一面輕輕走上竹梯去張，張見隔壁四圍，都是美女圖。中間有一個書生，美如冠玉，坐在交椅上飲酒。見他自己飲了半杯，就將酒杯一恭，叫一聲道：

「美人請酒。可憐見我獨自，今晚求美人下來，一訴苦衷，以消寂寞。」月珠見了，付道：「天下有這樣美少年，還未有妻，在此哀求畫上美人。這也是有情癡子。」心中就起了一點淫心，要做小丈夫的意思，把那妒悍二字之氣，竟平去了。心中又付道：「不知此家何姓？何人？小婆娘必知其詳。如今且弔他回去，然後悄悄問他詳細便了。」就走下竹梯，罵道：「好個無恥的烏龜，連那畫上的美人，都在此垂涎妄想。」說了，竟下樓出門去，上了轎子。那四個丫頭，扯了垂楊出門。可憐那老婆子，哀哀而哭，走到門前，扯定了垂楊不放。那些丫頭們，把婆子推開，竟擁了而去。正是：

人去樓空影在牀，對牀空白憶悲傷。

何處烏啼一夜月，聲聲似叫小垂楊。

且說山鳴遠，先到家中，大罵家人小使。即將書童揪了耳朵跪下，尋了板子在手，書童哭啼啼的抵賴。山鳴遠揪了書童屁股，剛剛打下，聞知奶奶已弔了垂楊歸來，轎子到內廳，坐落廳前，就呼竹杖的。丫鬟取了板子來，叫打垂楊。垂楊兩淚交流，叩頭撲撲，只叫奶奶饒命。山鳴遠慌了，忙忙丟了書童，到各房去，求出父親的姨姑、妹子們，到月珠面前求饒。及至到時，早已靠地揪出嫩臀，打過五下。月珠見姨姑們到前，便叫住了板子，想道：「方才隔壁的美少年，還要問這賤人，且饒他打，竟把好情實與姨姑娘。道：『這個賤婦，本該打死。如今看姨娘與姑娘分上，今日且饒你。』叫丫鬟牽進房中，弔在柱上。當夜，山鳴遠在書房臥了。月珠到黃昏時，坐在牀上，叫丫鬟牽垂楊到牀前，把他上下衣服剝得精光，喝一聲叫跪下，仔細將垂楊身子看了一番。罵道：『小賤人，我看你的嘴臉兒，略略比我好些。你身上的肥胖，不如我；兩乳的圓突，不如我；小肚子的滿滿，不如我；那話兒的高高，不如我。為何我那烏龜偏不喜我，偏要與你這淫婦風騷？』垂楊因身上無衣，滿身發戰，口打寒噤，回言道：『這這都不乾賤人之事，是公子不知何故，偏來與賤人歪纏，叫賤人也沒奈何他，這這還該去審問公子。』月珠道：『這便是了。你那樓上布的竹梯，間壁還有何人？可直直說來。』垂楊道：『間壁只有一個窮人，乃是當當初吏部天官的池公子，如今只有些畫圖在裡邊，沒有何人。』

月珠得了個消息，付道：「我幼時，聽見我父親常稱池堂是個忠賢正直之臣，不料如今竟是這樣窮苦了。」隨即叫丫鬟們還了垂楊的原衣，把垂楊開了麻繩，竟發付與掌理蘭房的四個丫頭，吩咐道：「你們小心照管，倘再放與公子再淫，我都立刻打死。」那丫鬟們，引了垂楊去，一牀睡了，月珠候至更深人靜，到書案前，整起文房來。寫上道：

池哥哥台下座，令先尊與家父，乃同朝盟契也。

撫今追昔，星移雲散，寧不慨然。昨偶至鄰居，鑽穴相窺，見哥哥看畫銜杯，淒風四集，妾甚憫之。春到無多，梅花尚冷，長夜其如何也。訂於十三日燈宵之夜，妾整一合歡杯，與哥哥散楚尋歡，纏綿徹曙。幸無負藍橋約也。至期仍著丫鬟恭迎。臨風耿耿，神與俱馳。

賤妾海月珠拜

寫完，入小花封封好，外又寫送「上池相公書」，藏在妝樓底下。收拾了，脫衣上牀，臥了一時，想道：「他在書房中，此時未必不偷婢女，何不起來去聽一聽，看有動靜何如？」隨即穿衣起來，搖醒一個丫鬟，提了燈籠，悄悄步至書房門首。

側耳靜聽，聽見裡邊，公子道：「你看奶奶，賣清作勢，卻是風騷得緊的，可曾見他做些事來麼？」又聽見女聲道：「奶奶是

正經不過的，不要屈了他。」月珠聽到這一句，不覺心中歡喜，忖道：「不知是那一個婢奴，倒也曉事，虧他說我正經，諒也不疑我了。不進去罷。」依舊走到自己臥房，脫衣而臥。

次朝起來，到午牌之後，候至房中無人，悄悄叫丫鬟，吩咐道：「這一封字兒，你可送與昨日利家間壁的池相公，約他十三日晚時，在家等候。你可小心在意，不可使人看見。」丫鬟袖了書，出門去了。月珠身在房中，心卻在於丫鬟身上，好不臨風盼望。但不知此書付去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